

针 灸 经 络

经络学说的理论结构与科学内涵

黄 龙 祥*

摘要 依据对古代经络学说史学研究的成果及科学哲学的分析方法,将构成“经络学说”中不同性质、不同价值的两种成分剥离开来,呈现其本来面目。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个准确、完整表达古代“经络学说”科学内涵的,一个既可以被证实,又可被证伪的科学命题,从而使“经络问题”成为一个能够被科学界普遍理解的科学问题。

主题词 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的现代研究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几十年来,人们在此问题上提出的不同见解之多,认识分歧之大,在科学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和曲折之后,学术界开始对该项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认真的反思。

1 经络学说的理论结构

一种假说或理论一般由两种不同的成分构成,一种是对事实或规律的描述,另一种则是对所观察总结的事实或规律的说明。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理论中“说明部分”的不断更新,而当旧理论中说明部分被淘汰时,其纯粹的“描述部分”几乎可以整体地进入新理论,从而使新理论继承旧理论全部有价值的部分。正如法国著名科学家及科学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所指出的那样:“在理论中有效的一切东西,可以在描述部分找到;另一方面,在理论中为假且与事实矛盾的无论什么东西,尤其可以在说明部分找到”^[1]。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情形便是一个极好的实例。中国古代天文家对于天象的观测所积累的完整、系统的天文数据随着时间推移显得更加珍贵(因为不少天象出现的周期很长,一个人一生很难重复见到,而天文学研究特别依赖于很长历史间隔中的反复观测),为现代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古人对于天象及天体运行规律的理论说明则随着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而被新的更科学的解释所替代。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古代经络学说中究竟哪些是对事实或规律的“描述”,哪些又是对事实或规律所作

的“说明”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全面考察“经络”概念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我们系统考察的结果表明,经络学说所揭示的经验事实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经脉、络脉线所示意的人体体表与体表上下之间以及体表与内脏内外之间特定部位间的特定联系,即手足一定的部位与头面、躯干部一定的器官或部位之间的上下联系;手足一定部位与一定的内脏之间的内外联系(这些特定相关的部位在《内经》中有专篇记载,但在《经脉》篇中没有单独记载)。其二,络脉病候以及经脉病候中的“是动”病。这两部分内容同属于“描述部分”。而经络学说中12条经脉线及其如环无端的流注则属于“说明部分”。从考察的结果看,古人虽然赋予“经脉”、“络脉”以实质内容,但这些经脉、络脉线却并不是古人眼中实体结构的写实(早期文献中记载的经脉不少就是上下相关两点的直接连接,后来才演变为多点连线,从而使经脉循行线的描记逐渐具体)。既然“经脉”、“络脉”只是古人用来说明或归纳所发现的人体上下内外远端联系规律的一个亦实亦虚的概念,而且古人提出的这一概念并没有正确说明其想要说明的经验事实,因此,古人描述的经络的循行方向、循行路线及分支的多少等等(经络学说中的“说明部分”),对今天的实验研究来讲已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这一条条线所示意的人体相关联系的部位以及这些联系的条件(“描述部分”)。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Popper)的座右铭所说的那样:“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解决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2]。因此,经络学说“描述部分”的科学意义与科学价值丝毫不因为其没有被“经络”概念正确地说明而降低,恰恰相反,如果古人的假说正确地说明了其说明对象——人体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远端联系的经验事实,那么今天“经络的研究”的意义反而降低了。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分析得非常精辟:“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不正确的观念,如果抛开观察的错误不讲,归根到底都是对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事实终归是事实,尽管关于它的现有的观察是错误的”^[3]。指导中医针灸临床实践的不是那十二条线,而

基金项目:“九五”攀登计划预选项资助课题(95-预-4-42)

*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北新仓胡同18号(100700)

收稿日期:2001-07-23

是这十二条线指示的人体远隔部位特定联系的规律。其实对于任何一种古代科学理论或假说,以今天的科学水平衡量,如果有潜在的科学价值的话,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记录事实或规律的“描述部分”,而不在于提供尝试性解释的“说明部分”。关于古代经络学说“描述部分”、“说明部分”的具体内容及详细论证环节与步骤见《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4]。

由于有些人不了解“经络学说”形成过程,以为经络学说的现代研究就是要在人体寻找出与文献记载的经脉线相对应的实体结构。可是我们应当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果“经络的研究”就是寻找与经脉线相应的实体结构,那么不同时代,乃至同一时代不同的学派所给出的经脉线各不相同,我们是要为种种不同的经脉线都找出相应的结构来,还是以其中的某一家为准?再者,假如找到了与“经脉”相应的结构后,“络脉”、“经别”、“经筋”、“奇经八脉”等结构还找不找?这里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传世的“经络学说”只是古代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某一学派对其所总结的人体特定部位之间特定联系的一种解释,而其他时期的其他医家也根据各自的针灸诊疗实践,发现了类似的经验事实及规律,特别是这些经验中,有些古人尚未给出相应的理论说明,而正因为没有“说明部分”包裹,我们今天能更清楚地考察其本来面目,因而对于经络学说的现代研究,乃至对古代经络学说本身科学性的评价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 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

经络学说的科学价值并不在于其循行路线本身,而在于由经脉循行图所示意的人体上下内外远隔部位间特定联系的规律。不了解这一点,人们往往会被古代经络图中纵横交错的“线条”所羁绊,而不能抓住线条所指示的对象本身。

那么经脉学说、络脉学说反映人体远隔部位特定联系的基本内容及基本形成有哪些呢?如果将《内经》以及唐以前文献中的有关内容系统整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体表与体表相关(上下相关,左右相关,前后相关)。(2)体表与内脏相关(经穴—脏腑相关,官窍—脏腑相关)。(3)体表—内脏—体表相关(手阳经:头面—内脏—手相关;足阳经:头面—内脏—足相关;手阴经:胸背—内脏—手相关;足阴经:腰腹—内脏—手相关)。

其中经脉学说说明的主要是体表与体表之间的远端上下联系以及体表与内脏之间的远端内外联系;络脉学说说明的主要是体表与体表之间的远端上下联系及左右联系。

人体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之间的联系形式有多种,而经络学说阐述的主要是远隔部位的上下内外联系的规律,这也正是古代经络学说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蕴涵重大科学价值而不断吸引现代医家加以探索、研究的重要因素。如果经络学说反映的只是体表与体表、体表与内脏之间的局部或邻近联系的规律,只能说明针灸临床的局部诊断与治疗作用(例如背部俞募穴对相应内脏病症的诊疗作用),那么经络学说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在古代中国,其他民族医学以及其他国家医学一样,也有类似“穴位”的概念和类似针灸的疗法,但是都没有产生类似“经络学说”这样的理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疗法主要都是局部刺激治疗局部病症的“头痛医头”或“以痛为腧”的疗法。

如果用一个命题来表达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即人体特定的远隔部位间存在特定的联系。其基本内容包括:体表与体表之间的上下远端联系;体表与内脏之间的内外远端联系。这一命题描述的是直接可观察到的结果,既可以被确证,也可以被证伪,因而是一个科学命题。以往人们从古代经络学说提到的惟一个命题是:经穴—脏腑相关(又表述为“经脉—脏腑相关”)。对古代经络学说所提供的人体特定部位间特定联系的全部内容进行严格检验的基础上,给出现代科学的理论说明,这才是经络学说现代研究的真正目的。

那么,以上对于古代经络学说的现代表达是否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古代经络学说的科学内涵呢?或者说,如何评价上述表达的历史性呢?前面提到“Ramsey Sentence”,就是要考察我们提炼出的命题,其经验内容等同于经络学说所提示的内容。首先从文献本身考察,在古代经络文献中,特别是《灵枢·经脉》,体表十二经脉都分别与一个内脏直接联系,经脉名称中也明确冠以脏腑名(如“肺手太阴之脉”),其“体表—内脏内外相关”思想表达得非常明确,这也是现代学者很早就从古代经络学说中提炼出“经穴—脏腑相关”这一命题的重要因素。而“体表—体表上下相关”思想则比较隐蔽,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诠释,这一思想显现于以下三方面:其一,经脉病候;其二,十二经“标本”;其三,早期经脉循行特征;其四,络脉学说。由于古代经络学说特殊的理论结构形式遮蔽了“体表—体表上下联系”这一核心思想,因而人们一直没能发掘、提炼出来。

另一方面,从经络学说在古代针灸临床中实际运用情况考察。要考察经络学说究竟是说什么的,可以直接考察它有效说明的经验事实是什么,即它具体在哪些方面有效地指导针灸的临床实践。考察的结果可以看出,经络学说对于针灸临床的指导作用在于诊断与

治疗两方面,其中络脉学说在诊断上应用:根据四肢肘膝以下络脉的虚实变化,以诊候头面等上部的病候,在治疗上则直接刺或灸相应的诊络处——络穴。可见络脉学说在诊断与治疗上应用都是“体表—体表上下相关”的具体体现;而早期经脉学说在诊断上的应用:根据经脉起点——四肢腕踝处“本脉”与经脉止点“标脉”脉象变化以诊候相应的脏腑病及经脉病,在治疗上则遵循“循经取穴”的原则,循经取肘膝以下五输穴,特别是原穴(针对于五脏病及经脉“是动”病)与下合穴(针对于六腑病)。可见,经络学说对于针灸临床的指导作用主要是基于“体表—内脏内外相关”、“体表—体表上下相关”的认识。这表明,上述命题所表达的内涵与经络学说的实际功用是统一的、吻合的,也就是说,以上命题完整反映了古代经络学说的“描述部分”的全部信息,因而符合对古代学说现代表达的历史性要求。以往不少专家提出,“经络的研究”要注重“经络功能的研究”,实际上是说要注重对经络学说功能的研究,即研究经络学说提出或说明的问题本身。

3 经络学说的科学价值及研究前景

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从经络学说中提炼出了可直接供科学实验研究的现代科学命题,并论证该命题的历史性,接下来就应当考察提炼出的命题,以今天的科学水平衡量,是否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大多数古代(特别是早期)科学假说只是在当时具有先进性,而在千百年后的现代则不再具有先进性,只具有历史价值,没有科学价值。可是经络学说所阐述的关于人体远隔部位的特定联系,是现代医学尚未认识到的问题,而且正是在这一学说的启发下,中外医学界已经并且仍不断地获得有关人体远隔部位间相关联系事实的新发现,也正是这些新的发现使得科学界对经络学说的科学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医学的观念及研究思路,把科学之光洒向了一个现代医学触角未曾涉及到的生命科学的另一个侧面。

我们在谈到中西医的差异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西医“头痛医头”,而中医可以“头痛医脚”,这里说的是中医学的一大鲜明特点和其优势所在——中医学的整体观,而中医的整体观主要是由经络学说体现的。现代医学虽然已经注意到同神经节段间的联系,而对于不属于相同或相邻神经节段远隔部位之间的特异性联系及其规律尚未注意,更不用说进行有意识的系统地观察、研究。因此,只要通过严格的实验对于古代经络学说所提示的这种联系的经验进行修正、补充,并确定其赖以存在的条件,使之上升为科学规律,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如果能在严格的实

验检验的基础上,最终阐明其生物学基础,不仅对于针灸学本身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还将为促进神经生物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虽然生命现象的某些部分已经被用还原论方法精确地阐明了,然而距解悟生命本质还有很大的距离。应当看到,生命体特别是人体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奇的规则和秩序是其他任何东西远不能及的。因此,在生物医学研究中,整体论的原理和方法仍有重要的地位,它有助于发现问题。这一观念已经或正在被现代医学界所接受,甚至在微观领域的研究也开始注重整体、系统的方法,后基因组时代生物信息学正在发生着的新变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比起具体的方、药、针、灸这类经验事实的研究对象来说,经络理论的现代研究特殊性在于:进入实验室必须经过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阶段,剥去理论的“外衣”,在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科学问题,分解转化后的问题从实验室出来后,还要为它重制一套“新衣”——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分解”——“转化”——“检验”——“重组”的过程,这个复杂过程不能单单在实验里完成,整个过程需要一流的中医史学家、理论家和医学家密切配合才能完成。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经络学说现代研究在进入实验室之前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对于这一阶段工作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我们将西方实验科学方法引入中医现代研究中时,一定不要丢掉西方理论、实验并重的科学传统;当我们将中医理论送进实验室时,一定要确认输入的是体现理论科学价值的部分——“描述部分”反映的经验事实。笔者认为,“经络问题”的现代研究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工作程序,必须首先弄清“经络学说说明或提出了什么问题或经验事实”,然后回答它是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对于生命科学有没有重大科学价值,这个问题所依据的经验事实是否可靠,能不能经得起严格的检验,即是否存在“观察的错误”。如果能够依据可靠、充分的事实,对上述问题进行严格论证的基础上作出肯定的回答,这本身就是对现代生命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参考文献

- 1 皮埃尔·迪昂. 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6.
- 2 舒炜光,邱仁宗.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2.
- 3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39.
- 4 黄龙祥.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1-130.